

Die Windsors

Glanz und Tragik einer fast normalen Familie

温莎家族 | 一个家庭的荣辱史

◎ [英] 汤姆·利文 (Tom Levine) / 著

◎ 戴雪松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K835.61

74

2006

Die Windsors

Glanz und Tragik einer fast normalen Familie

温莎家族

一个家庭的荣辱史

[英] 汤姆·利文 (Tom Levine) / 著

戴雪松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莎家族：一个家庭的荣辱史/(英)利文 (Levine, T.) 著;
戴雪松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0

ISBN 7 - 80225 - 170 - 2

I. 温... II. ①利... ②戴... III. 皇室 - 家族 -
研究 - 英国 IV. K835.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4651 号

温莎家族：一个家庭的荣辱史

[英] 汤姆·利文 著 戴雪松 译

责任编辑：刘 刚

装帧设计：博库 Books DESIGN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 - 65270477

传 真：010 - 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 - 65512133

邮购电话：010 - 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69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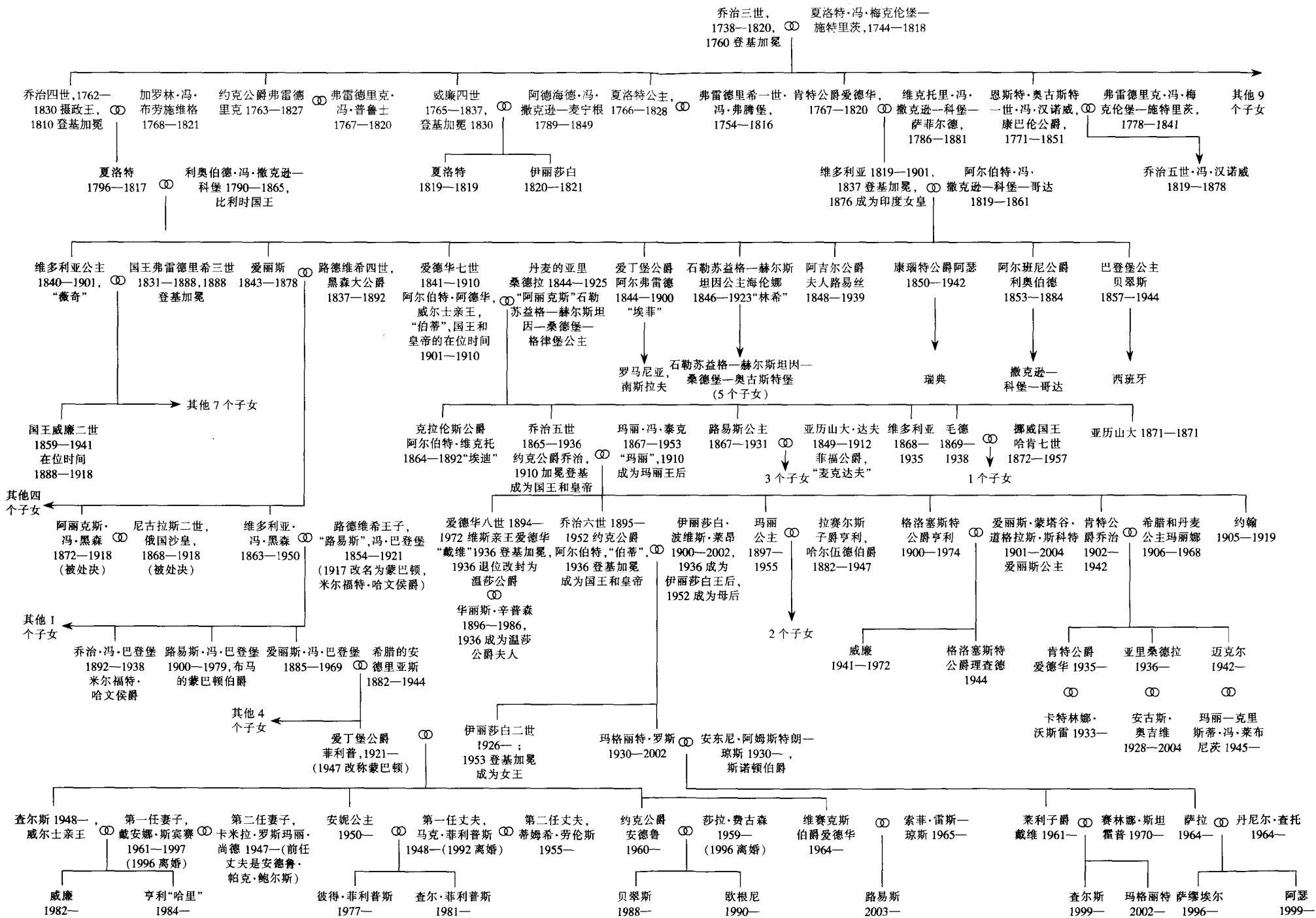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一版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225 - 170 - 2

定 价：25.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一个近乎平常的家庭

四月的一个星期六，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人们激动的事情。在一座小城的民政局，一位56岁的鳏夫登记迎娶他年轻时的恋人；新娘也是离异多年的老人了。两位老人在各自长子的精心安排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参加婚礼的宾客是双方家族中经过精心挑选的，甚至有些“亲上加亲”的家族关系。这一对走上红地毯的新郎新娘看上去已是饱经风霜；随行的宾客心中感到了些许滑稽，然而内心却被这一场景所打动。在一片喜庆气氛之中，人们步入了教堂，一同享受丰盛的喜宴。简单的仪式，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男方的家长礼节性地出席。也就是说，他们不喜欢这个新娘子。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此前已经经历的太多了，甚至有些麻木了。前一次婚姻带给新娘子四个孩子，如今只有一位长子还活在世上。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场普通的婚礼而已。婚丧嫁娶，人之常情。社会学家所谓的“组合式家庭”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人们很早结婚，然后离异；接下来，或是独身，或是再婚几次，也或是保持同居伴侣的关系；没有哪个家庭是永恒的；家庭破裂，然后重组。对于现代人来说，与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爱人步入红地毯，交换结婚戒指的情形并不罕见。社会对于婚姻家庭的反复

重组也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人类本该如此。每个人都有追求最佳生活伴侣的权利，这本是毋庸置疑的。

2005年4月9日，这本该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婚礼，却有着太多太多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认为，这样的结果根本不可能实现。难以想像，似乎永恒的真理在一夜之间就被彻底颠覆；好像太阳从西边升起一样，人们竟然不敢相信这一现实——英国王室的继承人，即威尔士公爵查尔斯王子（Charles）真的要娶深爱多年的卡米拉·帕克·鲍尔斯（Camilla Parker Bowles）为妻！此时，全英国的老百姓还在怀念那位在一次车祸中香消玉殒的戴安娜（Diana），查尔斯的第一任妻子，那个曾经爱过他，后来却又背叛他的王妃；王子再婚，这件事本身就不被民众所认可，政治上也讲不通，宗教界更是百般刁难。如果查尔斯非要娶卡米拉为妻，那么他必须放弃王位继承权，由他的儿子威廉王子（William）取而代之。否则，英国王室的王位传承就会宣告终结；进而，英国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后果不堪设想。

4月9日这一天，只有各大媒体喧嚣鼓噪了一番，公众对此反应异常平静。当天的婚礼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渡过，几乎没有招致任何非议。亿万观众坐在电视机前（几亿观众显然要比1982年观看查尔斯和戴安娜结婚盛典的几十亿观众要少了很多），静静地见证了这场低调平静，甚至有些简朴的皇家婚礼，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庆祝仪式的日子。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格外灿烂；几千名热情的群众来到温莎堡（Windsor），手中摇着三角旗；尽管他们都明白，恐怕根本看不到一场盛大的婚礼。30名受邀嘉宾坐上一辆普通的大客车，陪同新郎新娘前往当地民政局，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新娘卡米拉，她的贵族封号是康维尔（Cornwall）公爵夫人，戴着淑女帽，将脸深深地埋在宽大的

帽檐下；而刚刚取得合法证书的新郎官，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随后，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圣公会的最高精神领袖罗万·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在温莎堡（Windsor Castle）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向这位英国王位继承人和他的新婚妻子表示了祝福。没有保皇派的游行示威，没有下议院反对派的抗议，甚至连女王自己都承认，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人们议论最多的倒是卡米拉戴的那顶造型奇特的帽子。戴着这顶帽子步入教堂，不知她心中打的什么主意？是用帽子上洁白的羽毛象征纯洁无邪，还是以此来讽刺英国王室？

从表面上来看，一切都进行得正常有序。700位受邀的宾客出席了英国女王的家庭喜宴。人们可以感觉到新婚夫妇的喜悦之情，完全陶醉在二人世界中，就像一对普通的新人。唯一感觉有些异样的是，新郎显得有些拘谨，有些紧张，也许此刻他的心里有些担心，生怕狗仔队偷拍照片。除了这小小的不自在之外，新郎新娘完全就是一对普通的中年夫妇，即将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假相而已。他们可不是普通人。也许，新娘子卡米拉算是吧？但是，查尔斯呢？这里没有任何取笑他们的意思。如今这个社会上习以为常的道德标准，比如说再婚或者第三次结婚、非婚生子和家庭重组等等，都是王室所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对于威尔士公爵来说，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或许，查尔斯王子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他这一生就会与普通人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他的存在就是一种皇权的象征，这就是他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英国温莎家族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名、最富有和最传统的皇室家族；除了罗马教皇之外，温莎家族位于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君主制统治的权力之巅，

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家族。温莎家族的崇高地位，使得他们始终高高在上，被他们的子民所景仰；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承担在这一位置上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至少英国的历史验证了这个论断。特别是英国王位继承人，更是如此。然而，温莎堡里的皇亲国戚们生活得并不自由；他们不可能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查尔斯王子和他的儿子们就毫无自由可言。他们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不需要工作）；没有言论自由（他们不允许支持任何一个党派，只能保持中立）；没有选举权；甚至没有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权力（与信奉天主教的女子结婚则意味着自动放弃王位继承权）。

这还不是全部。王室家族的生活还必须遵守各种礼教规矩。任何违反或者偏离传统礼教的做法，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进而威胁到王室的统治地位。英国王室能够存在至今，主要是依靠历史遗风，也就是家族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教传统。对于温莎家族来说，他们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按照这一方式延续传承。所谓圣佑吾民的封建礼教如今早已被历史所埋葬，然而温莎家族至今仍坚信不疑的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统治管理他们的子民，并凌驾于万众之上；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普通老百姓，这是上天注定的。

一方面，温莎家族不屑于混同为一般老百姓；而另一方面，一般老百姓却对这样一个“非普通”家族的生活充满了兴趣。如今，许多人乐此不疲地想要了解温莎家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各种流言蜚语在全世界散播。其中，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看到王室家族出丑，而幸灾乐祸；在过去几十年间，伤风败俗、隐私揭密和政治丑闻等等似乎成了温莎家族生活的主旋律。当然，也有很多人同情这个家族的命运，

特别是在如今这个高度发达的欧洲社会中，一个君主制的皇室家族在社会大潮中，却显得那样孤立无助。

究其本源，君主制的特性决定了，皇室家族就是要满足公众的需求。而温莎家族也正迎合了这一需要，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地制造新闻热点，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同时，保持在公众心中崇高的地位，使得英国王室能够得以延续——其他国家的皇室家族都逐渐没落消亡。回顾一下英国王室的历史，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从少女时代登基成为女王，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帝国盛世；到 2005 年 4 月的这个星期六，伊丽莎白二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第二次当上新郎官。温莎家族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变迁，成了整个时代的历史缩影。曾几何时，温莎家族的荣耀与传承似乎真的预示着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诞生，从乔治五世（George V）到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再到乔治六世（George VI）；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欧洲社会的变革，温莎家族也在不知不觉中不断改变，为了适应社会的改变，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整个英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

温莎家族的辉煌历史依旧在延续。然而，温莎家族也有着不幸，也出现过种种变故。回顾这个家族的历史，其间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争斗。说到底，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和普通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

目 录

序：一个近乎平常的家庭	1
1. 王室危机：维多利亚女王	
<i>Victoria</i>	1
2. 光辉岁月：爱德华七世	
<i>Edward VII</i>	39
3. 爱国年代：乔治五世	
<i>George</i>	63
4. 爱与痛：爱德华八世	
<i>Edward VIII</i>	120
5. 勇往直前：乔治六世	
<i>George VI</i>	161
6. 女王时代：伊丽莎白二世	
<i>Elizabeth II</i>	207
7. 厄运当头：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	
<i>Charles, Diana and Camilla</i>	252
8. 后戴安娜时代的英国王室：威廉和哈里	
<i>William and Harry</i>	306

后记 331

文献说明 338

文献列表 342

1 王室危机：维多利亚女王

Victoria

一个完全处在非政府体制下的王权体系，却是位于高度发展和成绩斐然的欧洲社会之巅；其命运的走势不由得令人慨叹。温莎家族的发展历史上写满了辉煌荣耀，却也记录着令人扼腕的不幸和跌宕起伏的情节。

人们不难发现，报纸中有关英国女王的消息大多是带有批评色彩的；而一旦涉及到她的长子查尔斯王子，则媒体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女王陛下总是成为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连著名的《泰晤士报》(Times) 都不肯放过她。女王闭门思过，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明确表示再也不想报纸上看到有关自己的负面消息。然而，女王此举却招致了更大的麻烦。不久，女王就获悉，媒体对于她的表示给予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后来，一位颇有身份的勋爵在英国上议院对女王的做派大发微词。这位曾经多年跟随女王在国内外出访的忠实仆人却在一夜之间背叛了主子，彻底地惹恼了女王陛下。另外一位身份显赫和颇具影响力的皇室贵族给女王的私人秘书写信，信中说道，目前形势危急，民众对于英国王室的兴趣越来越少；英国王室的存在价值也

值得怀疑。

英国上层社会圈子和议会中，甚至在王室成员中，人们都对王室的未来忧心忡忡。许多政客要员都希望英国变成共和制政体。这可是新鲜的想法。以前，只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心怀叵测的人们才经常把这类革命性的观点挂在嘴上。然而，民众对于王室成员的种种行为颇为不满，从而导致一种全民性的倒皇派热潮，似乎让人难以理解。更糟糕的是，王室家族简直对此无所适从，任凭怎样的努力也无法扭转大局。

民众的想法比较简单：为什么不能让一位民选的总统来作为国家的代表呢？英国下议院的会议上有关废黜王室的言论早就铺天盖地了。然而，即便是最先提出倒皇建议的人们，也碍于女王的君威，不敢对女王本人妄加指责。可是，人们也在想，如果把女王也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待，那么事情也许就非常简单了……

有关是否废黜皇权的争论并不是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而且与当初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和卡米拉的三角恋也没有直接联系。早在 140 多年前，人们就就此议题争论不休，最终都是不了了之。1864 年，还是《泰晤士报》最先挑起事端，刊登了爱德华·罗伊（Edward Law），即艾伦巴勒伯爵（Earl of Ellenborough）在英国上院的一番言辞。这位曾经担任英属印度殖民地总督的伯爵竟然对英国的皇权统治破口大骂，摆出一副功高盖主的气势。1866 年，另外一位原英属殖民地锡兰（Ceylan）总督乔治·文森肯特·托灵顿（George Viscount Torington）在写给女王维多利亚私人秘书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的信中，也表露出对王权统治的不满。5 年之后，这些抨击女王的文字得以曝光；字里行间看得出，人们对于女王的抱怨在过去的 100 多年间，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即便是头戴皇冠的女王陛下，也应该像庶民一样，做一些改变；虽然，在以往看来，这些改变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改变一些陈规陋习。广大民众都盼望着，国王和王后能够名至实归，代表公众的意愿。老百姓希望见到他们推崇的君主是真正闪闪发光的金子。

查尔斯·伍德（Charles Wood），即后来的外交大臣文森肯特·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是这篇文书的起草者。伍德当时担任英国的掌玺大臣，负责掌管皇家玉玺，政坛地位相当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第五号人物。这封信写于1871年，当时正是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被赶下王位，逃亡国外；法国建立了共和制的政权。虽然，共和国后来又在巴黎和会的一片喧嚣声中宣布解体，然而这场欧洲倒皇运动却令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惶恐不安。显然，人们在酝酿另外一种有别于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形式，直接威胁到传统的皇权统治。

今天的人们可能忘记了这样一段历史：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虽然被英国人乃至整个世界所景仰，也曾有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殖民地统治时期的辉煌盛世，却在早年登基不久差点被赶下王位。要不是当年依靠先后两位精明的首相的本杰明·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的全力辅佐，英国王室的统治就早已寿终正寝了。这两位首相的执政风格完全不同，却都很好地维持了英国社会的稳定，并对君主制政体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并一直沿用至今。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执掌英国大权的这两位首相如果当初赞成共和制政体（狄斯雷利是忠实的保皇派；格莱斯顿曾有过这一大胆的设想），那么今天的英伦三岛上就不会再有联合王国的存在了。

当年，格莱斯顿认为，仅从普通人的角度上来看，维多利亚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甚至难以忍受（与之相反，狄斯雷利对于女王则是发自内心地崇敬）。早在那个年代，王室危机就埋下了种子：女王本人早已退隐后宫；威尔士公爵也得不到公众的认同。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不知道女王整天在做什么，因为她素来深居简出，刻意回避公众和媒体。与此同时，威尔士公爵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不时有些花边新闻，无非就是些性丑闻之类的无聊丑事。在如此形势下，格莱斯顿感觉有些不妙；在他看来，女王自身的弱点足以威胁到大英帝国的江山社稷，甚至有可能祸国殃民。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也许是历史跟人们开了个玩笑，恰恰是这个为人处事优柔寡断的女王慢慢恢复了大英帝国的元气，而且她本人的身体也出奇的健康，历经风风雨雨，皇权非但没有失去，反而越来越稳固。英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共和制的一丝希望，却在女王强大的君威下彻底破灭；共和派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与女王抗衡了。

不过，在维多利亚女王眼里，1860年的英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她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王室家族的事务中；她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住江山社稷。然而，好景不长。她心中“最好的和最亲爱的”丈夫阿尔伯特（Albert）不幸病故。在他生前，女王对他崇敬无比，死后也是奉若神灵。1861年12月14日，那是女王一生最悲痛的时刻；年仅42岁的阿尔伯特，她最亲爱的丈夫终因伤寒不治，与世长辞。

从那一天起，维多利亚整日郁郁寡欢，那种悲痛的心情使她无法自拔。女王从此总是身着黑色的衣服，独自承受丧夫之痛，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阶段。尔后，女王尽量谢绝了一切宫廷活动；除礼节性的抛头露面之外，女王从不参加任何欢庆活动。在她的生活中似乎只剩

下了对亡夫的哀思：屋子里摆满了阿尔伯特生前的照片、剪影和雕像。女王的这番举动很快就影响了整个英国，使得举国上下都陷入一片哀悼的气氛中。公爵阿尔伯特的石雕像随处可见，还有就是各种纪念章上也都是公爵的形象。一时间，阿尔伯特公爵成了大英帝国的民族偶像，受到世人的追思和崇敬。

歌颂公爵的诗词歌赋风靡一时；公爵的传记被人们争相阅读；公爵的油画像也成了收藏家们追逐的对象。直至今日，公爵殿下在温莎堡住过的卧室仍保持原样；他在英格兰南部海滨的行宫奥斯伯尼宫（Osborne House）也是原封未动，保留他生前的原状。温莎堡的公爵故居卧室，40年如一日，每天晚上都摆放着换洗一新的睡袍和内衣，床边摆着一杯热水，屋内各处都摆放着鲜花。在奥斯伯尼宫书房里的书桌上还摆着1900年时期的自来水笔；沙发上搭着他常戴的围巾，好像主人随意扔在那里一样。直到维多利亚女王去世那天，她的床头一直摆放着仿照她丈夫手形制作的石制手模。可以想见，女王在每天晚上都要抱着丈夫生前穿过的衬衫入睡，就像每个孩子抱着泰迪熊睡觉一样。

在维多利亚女王写的每封书信里（她生前写了很多信），都提到了阿尔伯特。私人书信中，她把丈夫昵称为“亲爱的老爸”；而在正式的公文书信中，她则这样写道：“我的丈夫，他的存在就如同一种坚实的力量，陪伴在我的身边，使我感到无比安全，从而获得强大的依靠。”在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之后，女王使用的所有信纸都带有粗大的黑色边框，以示对亡者的哀思。女王的随从侍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都感到有些挠头，因为黑色字体写下每行字的最后都被黑边所吞噬，让人无法辨认。

女王当时就是刻意让自己陷入这种状态。哀悼亡夫成了她生活的

全部。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民众对于她的期望的确有些强人所难；而心如死灰的女王也根本不再理会她的臣民对她的看法。无论是乘坐皇家马车出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还是在伦敦出席盛大的仪式；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罗马教堂：所有这些活动，她其实都根本无心参加。她在给反对派的公开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处理国事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 1871 年，维多利亚女王始终生活在自我逃避的精神世界中，却也正是亡夫的在天之灵成了她生命中惟一的精神支柱。整整 10 年，女王就依靠每晚抚摸着那个手模，感受丈夫的关爱，使得她还能强颜欢笑地站在公众面前。在大多数的日子里，女王都居住在奥斯伯尼行宫或是位于苏格兰的巴莫拉（Balmoral）行宫，偶尔也会在温莎堡呆上几天，却几乎从未在白金汉宫下榻过。1864 年，由于长期闲置，人们甚至在白金汉宫墙外发现一个很搞笑的告示：“由于本店店主无力在此继续开展业务，此处房产对外招租或转卖。”这大致反应了民众对女王怀着一种嘲讽的心态，非常耐人寻味。

写下这一告示的人是否意识到，这将引发怎样一个深远的话题？英国王室的所谓业务究竟是什么？也许，除了内阁高层政客之外，与维多利亚女王同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内情；其实，作为一代君王，维多利亚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工作，只不过是处于一种“垂帘听政”的状态之下罢了。她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国家大事，而且头脑非常冷静。白天，她总是坐在写字台前处理各种文件，然后把这些机要文件放在所谓“公文箱”里，即一只红色皮箱中，再分发给所有的内阁大臣和王室成员。作为国家元首的她必须阅读所有重要的文件（这一规矩沿用至今，只不过对女王设置了一些阅读权限），然后亲自批阅：外交文书、政务信函、立法动议、内阁会议记录和政界军界要员的备忘录等。1837 年，18 岁的维多利亚正式登基成为英国女王之后，墨尔